

萊布尼茲的單子論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

陳復

萊布尼茲的哲學反映著他的時空，有一股無可救藥的樂觀氣息，論理粗疏卻自信洋溢，有人認為他真正的成就在數學與邏輯，難怪有人不把他放在西洋哲學史裡做討論。他對中國的科學、文化與思想都有著特殊的關注，當是最早展開漢學研究的日耳曼人。

偉大的數理邏輯家羅素，曾經這樣評論偉大的數學家萊布尼茲說：有兩個萊布尼茲，首先是流俗的萊布尼茲，這是生前的萊布尼茲，他總是蓄意去討好王公后妃，其思想內容正統而樂觀，玄虛離奇而意義淺薄；再來是邏輯的萊布尼茲，這是死後的萊布尼茲，人們發掘他的手稿，發現出某個內容深奧，條理一貫，富於史賓諾薩的風格的哲學體系。流俗的萊布尼茲，杜撰所謂現實世界是全部可能

有的世界裡最好的世界，因此有人加上這樣一段譏諷的案語：「因此這世界裡的全部事情都是註定的惡事。」這個萊布尼茲如果發現他最精湛的思想並不能為他帶來任何聲望，他就會把這類思想的記載束諸高閣。因此，羅素說，難怪伏爾泰要在自己的作品《老實人》(Candide)裡透過戲謔描寫幫格樂思博士(Dr. Pangloss)的嘴臉，來嘲笑萊布尼茲。

然而，羅素可能太嚴格了。我個人覺得這個流俗的萊布尼茲不見得對社會沒有正面的貢獻，最起碼對哲學來說，他兩面討好的性格，使他奮勉要彌合機械論與目的論；法國理性主義與英國經驗主義；新教與舊教；中世紀哲學與當日科學……，要彌合這幾種極具對立性與衝突性的思想實在極度困難，雖然他可能因此活得很累(人光是要活出他人眼裡的勤勉，儉樸，節制，誠實與彬彬有禮，就已經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而這是萊布尼茲生前在辛苦維持的形象)，不過他終究發展出一種具有調和基調的哲學體系(system of harmony)，統一各種對立的觀點，這完全符合他的性格，而且確實使得哲學開展出新的契機。

萊布尼茲生在現在德國的萊布濟希(Leibzig)，父親是哲學教授，童年就具有旺盛的求知精神，八歲就已經在自己學習拉丁文。他廣博的探索法律哲學歷史與邏輯，西元一六六六年，獲得阿特多爾夫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ltdorf)的法學學士學位。大學畢業後就去邁因茲(Mainz)侯國，在選帝侯與大主教那

裡工作。西元一六七三年，他因寫物理學論文，獲選為倫敦皇家學院的院士，隔年再獲選為法國科學院的外國院士。同年，經由他不斷奔忙呼籲，終於設立柏林學術院這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他成為首任院長。西元一六七二年，他擔任邁因茲侯國的使節團成員，去巴黎遊說法王路易十四攻打埃及，藉此避免邁因茲侯國免於覆滅。他在巴黎度過四年光陰，接觸那裡正值世界頂尖的哲學與數學，尤其是後者，他因此創立微積分的基礎原理，並構想出一套邏輯記號法。

西元一六七六年底，他去英國與荷蘭遊歷，在海牙與史賓諾薩相見，兩人共同生活一個月，相談甚歡，然而，晚年由於各界都在嚴厲抨擊史賓諾薩，對於維護自己的聲望極端看重的萊布尼茲，不惜附和大家對史賓諾薩的辱罵，還說只跟他見過一面，儘可能壓縮他與史賓諾薩的私人關係，這種心底自私自利，卻滿口社會正義，淨想把各種榮譽攬在身上，不惜毀滅妨礙自己願望的老實人的學者性格，我們現在應該很常見很熟悉了。晚年的萊布尼茲，在沃奮比特侯國(Wolfenbüttel) 的圖書館擔任館長與顧問，頻繁與歐洲各國的學者文人通信論學，甚至與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教士跨洋論學，基於對中國文化的推崇，傳說他幾度請耶穌會教士轉告康熙皇帝自己想申請中國籍，可惜一生都心想事成的他，偏偏這件事情並未如願，西元一六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萊布尼茲帶著無數的官銜與榮譽過世。

關於萊布尼茲，還有兩則軼事，能讓人看出他的性格。首先，根據傳聞，在他擔任圖書館館長的期間，如果有人「突發奇想」想要借一本書，萊布尼茲就會極為惱怒！這種館長相當罕見，他不喜歡有人去跟圖書館借書，難道是因為他已經把公家的書都當作自己的私藏，希望能隨時備查？他曾經因為自己的建議而受威爾奮哈斯侯國（Welfenhaus）王室的託付撰寫該王室的歷史，結果他自己認為考察這個王室的歷史不能不考慮到王室管轄的土地的歷史，因此他先展開地質學的研究，接著，他按著邏輯推論，認為這片狹長型的地質是地球的一份子，要再去探索地球形成的歷史，否則無法釐清地質學，最後他具體該寫的王室歷史完全沒有進展，他一開始就已經收到王室的稿費，王室幾度不耐煩一再逼問他工作的進展，然而，他還正埋首在地球史前史裡思考著……顯然，作為偉大的學者，萊布尼茲的工作計畫與生活管理有些問題！

要認識萊布尼茲的哲學，首先得瞭解他如何透過新的認識論，調和法國的理性主義與英國的經驗主義。理性主義者主張真正的知識全部一律來自「本有的觀念」（innate ideas），意即真正的知識具有先驗性；經驗主義者則堅持只有感覺經驗裡獲取的知識纔是真正可靠的知識，意即真正的知識具有經驗性。萊布尼茲則認為這兩種知識都同時存在，感性觀念（ideas of sense）如甜味苦味或圓桌長椅這些確實由感覺經驗而生，不過圓的形狀或長的形狀這些數學觀念則是人類理性自創的內容，與外在的經驗毫不相干，甚至反而是感性知識成立的前提，因

此這些數學觀念或該稱作理性觀念。

換個角度來說，真理有兩種性質：理性真理 (truths of reason) 與事實真理 (truths of fact)，前者是幾何學的真​​理，這是必然的真理，其成立基於純粹邏輯的思維必然性，服膺著矛盾律 (譬如 A 不是非 A)，不允許任何矛盾相反的真​​理同時成立，因此理性真理具有直觀自明性而無法還原的根本真理，其存在具有可能性 (The possible)；後者是偶然的真理，與現實經驗有關，其存在就是個事實 (The real)，服膺著理由律，意即全部事情的發生皆有理由，並不拒絕相互矛盾的事實的存在可能，而這些事實無法被人解析，只有上帝纔會知道事實真理背後內蘊的究竟，其秘密屬於上帝的自由。這種區隔只有對人有差異，對上帝則不存在著差異，因此，只有在上帝存在的場合，理性真理纔會變成具體的事實，否則理性真理就無法當作現實存在的判斷依據。

因此，萊布尼茲的認識論背後有著形上學的根據。他的形上學要解決的是機械論與目的論的調和，同時對於笛卡爾而降爭論不休的本體議題做釐清，機械論遵循的原理在物質論，認為全部現象都受著機械性的自然規律的支配，因此除物質實體外並不存在任何的實體 (對物質論者來說，並不存在抽象的本體，這只是人類的空想，因此他們只會說肉眼可見的實體，這種拿人類的有限思維來認識宇宙，只能獲得極其狹隘的論點)；目的論遵循的原理在觀念論，認為某種觀念的

目的預先規範現象的存在，而這種觀念的源頭通常被視作來自神的意旨（這是很簡略的解釋，不過觀念論者通常都具有宗教信仰，這個宗教信仰幾乎就是上帝信仰）。萊布尼茲認為機械論與目的論都同時具有各自的真理，唯一的辦法就是把經驗的要素放進實體概念裡，而使實體本身具有能量（force）。

萊布尼茲認為能量為實體的構成要素，運動與靜止只是相對的區別，兩者都是能量的具體現象。因此，實體並不只一個，宇宙存在無限個實體，這些實體萊布尼茲特別給個名稱，喚作「單子」(monads)，這是構成複合組織 (composite) 的最單純元素。複合組織原來不過是單純實體的聚集，單子是最自然的真實原子，只有上帝能創造或毀滅單子，否則其本身並沒有生滅可言，單子的存在使其能量恆存法則被視作自然律的基礎，各種機械性的宇宙現象的第一因。萊布尼茲表示每個單子的內在本質都與其他單子相異，整個宇宙架構出多元單子的調和系統，反過來看，每個單子都有自己的內在構造與作用法則，這使其具有不同程度的「知覺」(perception) 或「表象」(repraesentare)，因此能程度不同的表現出整個宇宙。

萊布尼茲並不承認死氣沈沈的物質，他認為宇宙整體都是充滿內在生命的多元單子的統一秩序，整個宇宙的調和是連續性的秩序，由最低層的單子（譬如細胞）到最高層的單子（就是上帝），其間呈現出連續不斷的表象，低層單子只具

有混雜的知覺，並不具有記憶與意識，譬如植物的單子始終處在睡眠狀態，高層單子則因附加記憶與知覺，其單子就該被稱做靈魂，而靈魂因知覺的程度不同而各自存在於動物身上，人的靈魂則特別稱作「理性靈魂」或「精神」，有別於廣義的靈魂。不過，萊布尼茲在解釋肉體與靈魂的問題上可能遇到難關，他沒有解釋靈魂的單子如何主宰著肉體的單子，這種主宰與配屬的關係如何會發生，它們彼此間如何互相影響，萊布尼茲把他不能解決的問題還給上帝，聲稱肉體與靈魂的調和是上帝工作立即呈現的結果，過程並沒有時間差。

那，如果肉體與靈魂失調，由誰來負責修理呢？

萊布尼茲並不承認有這樣的事情，他主張「預先調和論」，意即上帝在每個當下就已經讓肉體與靈魂取得協調，致使在具體的時間片刻裡，肉體的動作，好像沒有靈魂的存在；靈魂的動作，好像沒有肉體的存在，具體的時間片刻裡，沒有靈魂的單子能滲透至肉體的單子裡，釀就任何實質的影響，也因此，不存在誰主宰誰配屬的問題。這種說法相當抽象，很難解釋現象裡我們看見有些身心失調的人，他的意志無法透過神經傳導給他的四肢，這顯然就不是萊布尼茲會關注的議題了。對萊布尼茲來說，他只想解決笛卡爾心物二元論的問題，他認為宇宙就是個生命有機體，全部的事物都是由不屬於物質的單子組合而出，都是無限連續的單子集結的呈現，因此，物體只是實體的集合，而不是實體本身，物體可被割

裂，實體則不具有割裂性。

每個單子都有神性，單子的知覺高低來自上帝，世間最高階的單子（理性靈魂）纔能認識上帝，瞭解有關宇宙的真理。由於神性的連續放射，單子會呈現出生命的主體性，會有表象的能耐，還能傳達出渴望，這對上帝來說則有相對應的權柄，展現智慧，還有自身的意志，萊布尼茲稱這種上帝的屬性為三位一體，這其間上帝的權柄具有絕對性，祂依照自己的本質而存在，在神性裡這種本質具有完全的現實性，其它的全部實體都仰賴於上帝而存在，而上帝的智慧纔是永恆真理的源頭，至於上帝的意志就是實踐至善，這意味著現實世界是全部可能存在的世界裡最好的世界，因為現實世界都按照上帝的預先調和而存在。

上帝既然始終都在實踐至善，那現實裡的惡，其源頭在哪裡？萊布尼茲把惡區隔出三種：形上的惡（metaphysical evil），物理的惡（physical evil）與倫理的惡（moral evil）。形上的惡來自現象的不完全，這是由於被造事物的有限性，並不是上帝的本意，而是被造事物的本質使然，因此上帝只能跟著創造出不完全的存在，其實，沒有事物能讓上帝一樣完全，即使現實世界是唯一最好的世界，被造事物都得是不完全。至於物理的惡只是種「陰面」（privation），譬如地震或瘟疫，這對宇宙整體來說只不過是個陰面，猶如陰影使光線更加顯得明亮般，這反而能展現出宇宙的調和秩序。更何況物理的善多於物理的惡，這正能證

實現實世界是全部可能世界裡最好的存在。有物理的惡，反而能促進正面的實踐，譬如使受苦的人成就出更高邁的道德價值！

敝人覺得萊布尼茲在思考物理的惡太過於膚淺，無法釐清人類層出不窮的災難現象裡反映出的宇宙法則。或許這確實是種宇宙的調和秩序，然而宇宙秩序的複雜性，雖然包括調和，卻不只是調和，還包括失調，還包括調和與失調裡，宇宙本體與混沌本體的交替影響。混沌本體是宇宙未發前的本體，它不負責善惡興衰，在宇宙已發後依舊存在（因為其沒有時間性，永恆自存著），其動靜有時裨益於宇宙的開展，有時則危害於宇宙的開展。混沌本體裡生出宇宙本體（這沒有時間性，套用傳統的詞彙，就是「無極而太極」的觀念），宇宙本體不斷負責宇宙的開展，這個開展的成住壞空都有秩序性，然而混沌本體常「不經意」就破壞這種秩序性（雖然混沌本體並沒有人類型態的意志），而釀就出人類的災難，此時宇宙本體就會不斷引導回秩序。

秩序與失序的交替，就是宇宙本體與混沌本體顯示的現象。然而，會發生人類的災難有太多重的原因：固然有混沌本體的無意識影響；還有人類自由意志導向的自毀；有宇宙本體在成住壞空裡自然而然的過程（這纔是純粹符合自然規律裡的物理現象）；更有宇宙本體有意識對人類失德的懲戒……，原因委實太過複雜了，人如果沒有自覺，如何能體察出在你身上正在發生什麼？這就難怪往往各

種大災難來臨，並不容易看見人類對生命的反省，使受苦的人成就出萊布尼茲說的「更高邁的道德價值」，而只能依然故我的繼續邁往自毀，畢竟愚痴者（無知無覺）居於多數，而且這種覺知宇宙法則的智慧與擁有世俗知識的高低無關，因此你會看見擁有高學歷的所謂知識份子，往往囿於自己有限的見解，終生無法瞭解宇宙變化的究竟。

最後是萊布尼茲說的倫理的惡，他表示上帝並不想讓倫理的惡存在，祂只准許倫理的惡有存在的可能。倫理的惡的源頭來自人類自由意志的濫用，應該要由人類自身負全責，其產生來自人類不依照理性行事，而盲目跟隨混雜表象產生的結果。其實，最感混淆的就是這理性，資本主義社會裡產生的各種機制運作，釀就出的不正義行徑，哪個能說是不理性的結果？譬如說，人每天按部就班的去科技公司上班，且不說你開車去上班，其石油對地球資源的消耗，這家公司的工業產品長期而言就在傷害地球環境，而你能不去上班，只因你要落實環境保護這種崇高的理念嗎？這就是現在工業社會裡中產階級的實質處境了。

或者再拿個具有倫理爭議的例證，現在的生物科技使得人能透過羊膜穿刺得知胎兒性別，對於父母來說，得知胎兒的性別對他們人生具體的幸福（包括生涯規劃）有影響，譬如說如果某位企業家如果不生出他要的胎兒性別，他就會有接班人繼承家業的困擾，理性的作法，應該就是透過得知胎兒性別來及早確知是否

要保住這個胎兒，然而如果胎兒的性別不是他們樂見，因而去墮胎，這難道不是傷害天理的事情？因此，究竟什麼是理性，這對西洋人或許不是個爭議，卻對於東亞社會的人來說，什麼「冷情」都能說成是理性，只要你能自圓其說，而價值歧異就在這裡滋生出各種社會問題！

對宇宙本體來說，人間律法制訂的善惡與其無干，因此宇宙本體並不會關注著具有時間性的倫理，然而，每個不同時空制訂的倫理，實踐者的意識狀態，卻被宇宙本體關注著。譬如說，宇宙本體並不關注人間的三角戀愛的道德對錯，然而，三角戀愛的當事人，其面對戀愛關係的心念，卻被宇宙本體關注；因此，同樣的道德律法，人教條化無意識的服膺，或有意識的服膺，後者比前者對宇宙本體有意義，甚或者人有意識的反抗與調整既有的道德律法，只要其人出於公益而不是私情，其變革就會受著宇宙本體的祝福（宇宙本體祝福著全部正向的創造性舉止），而有機會成為某社會新階段的道德律法。因此，倫理上的善，不見得能通往宇宙本體的至善，倫理上的惡，不見得就不會通往宇宙本體的至善，人間的善惡有相對性，這個相對性只要把人的意識放進去考量，對外顯舉止的價值認知就會有完全對轉的可能性。

萊布尼茲的哲學反映著他的時空，有一股無可救藥的樂觀氣息，論理粗疏卻自信洋溢，有人認為他真正的成就在數學與邏輯，難怪有人不把他放在西洋哲學

史裡做討論。他對中國的科學、文化與思想都有著特殊的關注，當是最早展開漢學研究的日耳曼人。他與耶穌會傳教士白晉不斷藉由通信瞭解中國的實況，因而對中國產生景仰，他曾經對歐洲與中國的文化有過很持平的評論，他說：「在日常生活與應付自然的經驗技能上，歐洲與中國在伯仲間，我們都具備通過互相交流使彼此受益的條件。在思考的縝密與理性的思辯上，顯然我們比較卓越。然而，在時間哲學，尤其在生活與倫理，還有實際的政治學說上，我們就實在要相形見拙了。」這種不帶「歐洲中心主義」的誠懇看法，實在不能不說是他善於調和兩端的性格滋生出的洞見。

當萊布尼茲聽說自己發現的二進位制早在中國的《易經》就已經存在，他立即興奮的想把這個演算法透過白晉呈現給當時的喜愛數學的康熙皇帝，他希望能藉此會通中西，讓康熙皇帝能看見通往基督教的道路。二進位制不僅是個數學的符號理論，對萊布尼茲來說還有著神聖的宗教性，他覺得自己已經看破神蹟的密碼，這是上帝創世的秘密。我們不知道康熙的反應，不過，我們能確知傳說他想申請中國籍被拒絕根本是無稽荒談，因為當日的中國根本沒有國籍的概念，你直接來中國住不就得了，然而萊布尼茲根本不可能離開歐洲，離開他的歐洲，他贏得卓越的榮譽與官銜就顯得毫無意義了。

補給思索：

一、請指出萊布尼茲與史賓諾薩性格的差異如何反映在他們的哲學裡，致使他們產生如何不同的實體觀（或本體論）？

二、陳復在這裡通過闡發混沌本體與宇宙本體的性質，來討論萊布尼茲關於惡的三種源頭的看法，你覺得兩者的觀點有什麼基本差異？

徵引書目：

1965，傅偉勳《西洋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第三部第七章第一節至第九節，p309-328。

1995，羅素《西方哲學史》，台北，五南圖書公司，下冊，第三篇第一章

第十一節，p749-768。

1998，威柏爾與柏雷《西洋哲學史》，台北，水牛出版社，第三單元第一期第五十六章，p283-307。